

# 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大明奇俠傳

## 第三十四回 刁龍打播逞凶 雁羽爭強闖禍

詞曰：屋後三弓閒地，養花種竹栽桑。四時深翠拂書堂，暮暮朝朝堪賞。不用絲桐開宴，好將風月流觴。紙屏石枕竹方牀，醉後留君同賞。

右調（西江月）

話說雁公子同了王老虎等一千人，離了金家，往西關而來。只有二百多里路，王老虎等又是熟的，不兩日就到了西關地界。只見一路上有無數挑擔背囊、扛槍帶棍的，又有無數的遊人士女，成群結隊的，紛紛擠擠，分熱鬧。雁公子問道：「這條路上如此熱鬧、挨擠不開？」王老虎道：「正是。我往日走這條路時也冷冷清清的，不想今日為何如此，必有個原故，待我去問問看。」公子道：「言之有理。」當下王老虎下馬向前，看見一個年老的行人，拱拱手問道：「今日為何如此熱鬧，有甚麼事？」那老人家道：「原來客官不知道麼？明日乃本關總制刁大人開播之日，天下英雄都來比武，若是打得過時，便有金銀花紅，若是打不過時，輸了金銀本不大緊，輕則受傷，重則還送命。一連放三天播，看天下好漢來打，分熱鬧。我們是來看的。」這才是：英雄闖打播，頃刻長精神。

王老虎聽了那人一片言說，滿心歡喜道：「又有花皮了！打了人，還有金銀，豈不是造化？」回馬向雁公子笑嘻嘻道：「哥哥，你又有財發了！」公子道：「怎麼講？」王老虎便將那人之言細細說了一遍，道：「可是發財了？」公子道：「重賞之下，必有勇夫。那刁龍既能大言，招天下的英雄打播，必定有些本事，自然相請有名的人前來。但我們也是路撞，倘若明日去看看，只是兄弟們不可造次。」正是：英雄謀略同籌算，智勇雙全世所稀。當下五個人進了西關，尋了處歇宿。這且不言。

單言刁龍只因逼走了雁翎，失了落雁關之後，西光元帥碧寶康立了兩個大寨，緊扣南關，下了營盤，時時引兵來劫掠。這刁龍思想手下莫有勇將出征，又怕失了機，霸廷見罪，故而命手下人在四方尋訪英雄好漢，掛印交鋒。當下請了兩個有名的教習，在營操演人馬，教習三軍。頭一個教習，姓黃名勇，有三歲，身長九尺，背闊三挺，黃面金須，使一根六斤重的鑲鐵棍，有萬夫不當之勇。那第二位姓朱名蓋，也生得身長力大，赤面黃鬚，使一口三尖兩刃刀，近他不得。當日刁龍結束齊整，請了二位教習，點了大小將官徒弟等，浩浩蕩蕩，直奔播台而來。擺齊刀槍器械、花紅金銀，分威武。正是：豪傑叢中施威武，英雄隊內顯威風。

不說刁龍準備停當，再言雁公子次日起身，結束齊整，同了王老虎、熊飛龍等，一行五騎出了下處，往播台大路而來。公子向熊飛龍道：「今日若是打播台，若是刁龍自己上台，我就拿他報仇了。」當下五個英雄，在路上一路談談講講，早到播台跟前。抬頭一看，只見人煙湊集，熱鬧非凡，外邊那些看的人挨肩搭背，足有二萬多人。公子等衝進去，下了馬，也在叢中觀看。只見天下的英雄、四方豪傑，都在那裡觀看。公子見那台高三丈，寬有六尺，長有丈，都是木頭搭起來的，上有一匾，左右對子，上寫大字。公子看那匾上寫的「英雄蓋世無雙」，對子上寫明：「拳打南山猛虎 腳踢北海蛟龍」。

公子看了，罵道：「大膽的狗奴，說的好大話！」再看下面台邊掛著一張榜文。公子看榜，念道：「特授三邊都督、加三級，紀錄五次、記大功六次刁龍為禁約事：照得英雄比武，生死難分，豪傑爭先，存亡頃刻。如有願比試者，先寫軍令狀，投本督案下，打死免得興詞。無違特示。」公子看過了榜，又朝兩邊一看，只見左右紮了無數兵丁，擺了執事旗仗，足有一千人馬。台上擺了花紅金銀，兩邊槍刀架上，明晃晃插滿了槍刀劍戟鞭鋼瓜錘那八般的兵器。正中一張虎皮交椅，坐著刁龍，左右侍衛，分威武。這才是：一朝身顯貴，萬姓仰威儀。

少停一刻，刁龍道：「請教習登台。」只聽一聲鼓樂，迎上二位教習。刁龍起身道：「教習請便，本都督在旁觀戰。」說罷一拱，刁龍下去了。公子仔細看那兩個教習，脫去衣服，現出貼身的繡襖。先是朱蓋立身台口，望下叫道：「天下好漢聽者，俺奉都督之命，在此打播，要結識天下好漢。有人勝得我者，願送花紅金銀下去；如武藝平常，打死概不償命。能事的來罷！」正是：莫言武藝休誇口，須識強中更有強。

那朱蓋一言未盡，只見下面人叢中一條大漢叫道：「俺來也！」遂拿了梯子上播台。公子看時，只見那漢身長八尺，相貌魁偉，上台與朱蓋立了命狀，交了金銀，就交手比試。一來一往，一上一下，也鬥了七八個回合，那漢子不是朱蓋的對手，被朱蓋一腿，「撲通」打下播台來了。那些看的人齊聲喝采。朱蓋得了勝，昂昂的又望下道：「有能事的上來比比！」又上去一個，也跌下台來。來了五個，總被朱蓋打下台來。那朱蓋連勝了幾人，便心滿意足，在台上哈哈大笑道：「俺只道有幾個英雄來打播台，誰知都不濟事！可有能的再敢來麼？」這是他：只因眼界無家杰，遂使今朝喪令名。

那朱蓋只因說了一句大話，台下激惱了無數的英雄豪傑，人人道：「那個打倒這廝就好了！」不想旁邊激惱了王老虎，向熊飛龍道：「這狗奴的好大話！可恨，待我上去驗驗他看！」熊飛龍道：「小心些。」王老虎道：「曉得。」遂上台叫道：「俺來同你頑頑！」朱蓋道：「寫軍令狀來。」王老虎道：「要打就打罷了，寫甚軍令狀？」朱蓋道：「彩在那裡？」王老虎向懷中摸出一錠銀子，朝桌上一丟道：「彩在此！」二人遂接手便打，恨恨相爭，一來一往，手分八面，足按五方。正是：拳來只奔心前打，腳起皆從肋下飛。二人打在一處，只見四條膊臂穿花，兩對流星亂滾，把台下的人眼都看花了，人人喝采。

雁公子見王老虎鬥到三台上，看看鬆下來了，公子道：「不好，王老弟要輸了！待我去驗驗他！」遂別了雙錘，收拾停當。猛聽得一聲響，王老虎被朱蓋攆下台來。眾人喝聲彩道：「好教習！」那朱蓋將黃鬚一理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可有再敢來的了？」雁公子在下大喝道：「少要誇口，小生來也！」那朱蓋道：「既要送死，快上梯來！」公子大怒，不用梯子，將身一縱，早跳上台來。眾人齊聲喝采道：「這個少年人好呢！」公子上了播台，朱蓋道：「我看你年不過二，是個白面書生，有多大本領，也來送死？」公子大怒道：「少要胡言！小爺今日同你比八般武藝！」朱蓋道：「既如此，快寫命狀來。」公子道：「英雄比試，要打就打，死了罷了，寫甚麼命狀！」朱蓋道：「彩呢？」公子道：「我們以人為彩，你要打倒了我，一死而無怨，我若打倒你，你就將此台讓了我罷了，賭甚麼金銀？」朱蓋道：「也說得有理。」遞交手比試，公子將雙拳一見，猶如日月當空；朱蓋將雙腳登開，亦似風雲展翅，一來一往，也鬥了五七個回合。公子將雙手一分，賣個破綻，朱蓋一拳打來，被公子右手接住他的拳頭，左手攔腰一把抓住，朝起一提，兩手一豎，將朱蓋舉在空中，向台邊轉了兩轉，喝一聲：「去罷！」朝台下一擲。只聽得「撲通」一聲，可憐跌得頭青眼腫，爬起來，眾徒接了進去。那台下看的人個個喝采，人人稱奇道：「好一個少年豪傑！」王老虎大喜道：「這台就該是我哥哥的！」正是：龍爭虎鬥成英俊，奪利爭名為美名。

不表台下稱贊，再言台上公子大叫道：「天下英雄都上來頑頑，這台如今是我的了！」公子未曾說完，不防那朱蓋的二名徒弟要代師傅報仇，二個人二條棍，一齊打來。公子忙將雙錘一架道：「要打，一個個的來。」眾人正要動手，那大教習黃勇喝住道：「不要動手！待我來請教。」

向公子拱拱手道：「俺來請教。」公子見黃勇的相貌非凡，也怕，小心道：「請。」二人交手，一來一往，似穿梭一般，用盡機關，只打一個平交。黃勇思想：「同他打拳，料難取勝。」遂住了手道：「你我的拳無有高下，比比兵器罷。」

公子道：「好好！」黃勇拿了那條六斤重的鑲鐵棍，抖了抖就地滾來，好不利害！公子忙將金錘一起，急架相迎，殺在一處。但只見：金錘起處，耀兩道金光；鐵棍來時，飛一條冷線。一來一往奔前心，一上一下飛腦後。他二人恨苦相爭，戰到二回合。那公子的金錘乃是神仙之寶，拿在手中，如燈單一般輕，發出來，如泰山一般重。那黃勇雖然了很，如何抵擋得住？棍法略鬆了一鬆，被公子迎後跨一錘，只聽得「哎呀」一聲，打得飛下台去了。公子乘勢也跳下播台，同王老虎等上馬去了。那刁龍大怒，

傳令大小三軍并百□個徒弟、將校人等，四面追來。  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